

自在、自得、观自在，达观内求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境界。海纳百川的上海，五方杂处，林林总总，人们身处其中又和而不同，上海人如何自洽成了“自在”的生活状态。在上海人的骨子里天生有一种念头：为自己活着，不活给别人看。在经济拮据的年代，旧式里弄里的晾衣杆上挂满了百家衣，有面料光鲜的，也有打补丁的破衣烂衫。在弄堂里的左邻右舍眼里，洗干净了都是衣服，穷人并不会在晾衣架上怯场。日脚虽穷，但无论哪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活法，各有各的自在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时髦一点的家庭里开始有了睡衣，

由戏结缘

罗银胜

20世纪40年代初，钱锺书辞了蓝田国立师院的职务回到上海，一时工作没有着落，于是，丈人杨荫杭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课让给了女婿钱锺书。

杨绛的小妹妹杨必也在这时考进震旦，钱锺书教过她。同事中最要好的当数戏剧家陈麟瑞，他是柳亚子女儿柳无非的丈夫，钱锺书到震旦任教，就是他介绍的。从这时起，钱锺书夫妇与陈麟瑞夫妇成为挚友，杨绛说过，“抗战期间，两家都在上海，住在同一条街上，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行程，彼此往来很密。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，并由他启蒙的。”陈麟瑞与夫人柳无非，和丈人柳亚子住在一起，寓所在辣斐德路557号，与钱锺书夫妇的住处辣斐德路609号，相距不远。住得不远的陈麟瑞隔三差五就来串门，到了钱家说说笑笑，开心至极，不想回家了。他家里来电催姑爷回去吃饭，于是钱锺书又拉又推赶他走。

陈麟瑞笔名石华父，浙江杭州人，是一位极欣赏钱锺书才华的忠厚长者。钱锺书的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的文稿聚齐后，陈麟瑞、李健吾对全书进行了审阅，并在出版和印刷方面帮了不少忙，出版时，钱锺书对他们专门写了致谢文字。陈麟瑞于1928年清华学校毕业，留学美、英、法国研究文学，专攻戏剧。陈麟瑞家里关于戏剧史和戏剧技术的许多藏书，杨绛都借来读了。杨绛以前英、法文戏剧书籍读过不少，陈麟瑞对杨绛帮助颇多，杨绛经常向他讨教戏剧结构的技巧。

1942年冬，陈麟瑞改编的《晚宴》成功上演。一天夜晚，为表庆祝，作为好友兼邻居的陈麟瑞邀请钱锺书、杨绛夫妇一起上馆子品尝内蒙古烤羊肉，李健吾也受邀出席作陪。席间，几位挚友围着一大盆柴火，拿着二尺多的筷子，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。陈麟瑞介绍羊内锅独特吃法，引发杨绛分享见闻。她讲得绘声绘色，众人听得入神，陈麟瑞深受触动。饭局渐入佳境，陈麟瑞、李健吾就怂恿杨绛：“何不也来一个剧本？”两位告诉杨绛，导演黄佐临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。朋友鼓励的话语犹在耳畔，杨绛全身心投入《称心如意》的创作。初稿完成后，她第一时间送给陈麟瑞指导。陈麟瑞看后直言，剧本做戏幕太长、幕幕太短，内容也不够充实，需要改写。换作他人，或许早就打了退堂鼓，可杨绛没有。杨绛回忆说，经陈麟瑞仔细审阅、恳切批评后，她把这些建议当作宝贵指引，将原本的大故事精心拆成四幕剧，逐字逐句反复打磨，直至满意，才再次把修改稿交给陈麟瑞。陈麟瑞看过重新改写的新本子，难掩欣喜，很快就把剧本转到李健吾的手里。没过数日，李健吾来电话说，《称心如意》立刻就排演，由黄佐临导演，李健吾自己也将粉墨登场，扮演徐朗斋这个角色。这天，杨绛又接到了李健吾的电话：“你运气真好！你那剧本给佐临看中了，已经在排演了，就要出广告了，署什么名字呀？”

杨绛又惊又喜，匆匆中不及思索，就把学名“季康”二字化成了一个“绛”字，答说：“就叫杨绛吧。”从此，杨绛沿用至今，而“杨季康”本名反而不常使用了。

上海人就敢于穿着睡衣到马路上闲逛，并不在意睡衣只能在自己家里穿得世俗规矩。哪怕是穿着睡衣招摇过市，只要自己穿得舒服，“随便别人怎么想，关我啥事体”。西装广为流传后，正式场合西装笔挺，是对男人着装的赞许，但是上海男人也会在西装下面配一双时髦的球鞋，这种“混搭”，上面照顾了礼仪，下面顾及了自己的舒适。

咖啡流行，上海的咖啡店的数量是全国各大城市之最，而上海的一些年轻人却不顾喝咖啡的老式派头，常常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边喝着风景边聊天，既有口福又饱眼福，硬是把咖啡文化改成了啤酒样式。至于台阶没有店内座椅干净，“只要我适宜，

管依啥事体”。

“不搭界”，是上海人的口头禅，其深层次里掩藏着上海人的边界感，也就是这种边界感，保护了上海人的自在。过去住房条件差，但是螺蛳壳里能够做道场，就是上海人有边界意识，否则，七十二家房客共用一个灶披间，水费电费怎么可能不打混账。上海人为了照顾到个人的自在，有许多默契的忌讳，如不打听别人的隐私，不嚼舌头，不挑弄是非，不轻易向朋友借钞票等等。上海的家人们常常叮嘱自家小人，和你不搭界的事就是闲事，闲事就不要瞎管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所以不要随便议论东家长西家短，把别人当别人，把自己

当自己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减少了闲言碎语，就减轻了市井生活的压力。亲近是热络，但热络的边界是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，都有不被关注的自由。

上海人一般不在家里请人吃饭，也不会主动要求到别人家吃饭，这是对各方边界的尊重。上海人讲究亲兄弟明算账，朋友相约吃饭或者出游，最轻松的是“劈硬柴”，费用各自分担。做人不能不讲情义，也不能乱讲情义，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互不相欠能换来好心情，长友情。上海人不随便借钱给别人，尤其是朋友，一旦出借，心里就默认借了不还的结果，否则可能朋友也做不成了，所以上海人一般也不和朋友一起做生意，做得好没事，做不好就没有朋友了。同样道理，即使亲友间出钱资助也是“救急不救穷”，升米恩，斗米仇。边界看似冷漠，但守住了边界，才有轻松和各自的自在。既然有各色人等，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及其不同的待人处世的方式。海纳百川，大气谦和，上海的确具有包容和兼容的特质。在上海结婚不结婚，要小孩不要小孩，都没有舆论的压力，只要你觉得好就好，只要不侵犯到他人利益，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独一份的存在。新上海人谈体会说：在上海很自在，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

变得更具人性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处着眼，又从小处入手，时时刻刻，点点滴滴，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共同创建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。我去海边散步时，会遇见一些人，既不游泳，也不放风筝，而是背一个袋子，捡沙滩上别人遗弃的饮料瓶、塑料袋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些拾荒者，拣一些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他们还拣烟头和废纸等其他换不了钱的垃圾。在游泳池，我见到一些人，游一游，停下来，将漂浮在水面的残花败叶聚拢到手里，送到泳池外面。这些人并不是小区的保洁人员，也没有记者或熟人跟在身旁，他们只是一些常住此间的业主，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度假人士。他们默默做着这些对自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，不求表扬、不求回报。现代社会管这些人，通常叫公益人员或某某志愿者。我更愿意管他们叫好人，高素质的好人，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。

3292年春，殷夫也游荡在上海灰色的街头，但不是以挫败的资产阶级 dandy（花花公子）的身份，而是以革命行动者的角色为所有人的未来奔走。殷夫超越了苦闷，发现了能动性的可能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，曾觉得自己被困在杨浦区物美价廉的宿舍中，被困在四面围合的床帘与蚊帐里。在许多个比“凌晨一点钟”稍早的夜晚，我盯着眼前长方体形状的黑暗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自己被拘于死寂的盒子里，等待一个穿越的时机。

可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这个时机！世界的门扉一直大敞着，它的门前站着卡夫卡笔下的门警。他注视着在门前探头探脑的我说：“如果它那么吸引你，那就试试，不顾我的禁令，往里走好了。”可曾经的我那么胆怯，生怕行差踏错，守着自己小得可怜的领土，不敢向他者广袤的世界迈进一步。可难道我们能等来

雪漫京都

彭鑫之子

银絮乘风下九霄，古城倾刻覆琼瑶。天公似解丰年意，先遣梨花绽柳条。

梁启超流亡日本后，他在一则《饮冰室诗话》中写道：“戊戌去国之际，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，顾无甚可留恋。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，惟一菊花砚。”他提到的这方砚台，身世很不一般，其中蕴含着几位维新志士的深情厚意。

那一年，梁启超离开湖南长沙赴上海治病。临行前，唐才常送他一方砚台。谭嗣同为此砚题写铭文：“空华了无真实相，用造翦偈起众信。任公之砚佛尘赠，两君石交我作证。”这时，恰逢学政江标也要离湘赴京，临行前一天来与梁启超告别，见到此砚，遂言道，谭嗣同题写的铭文，不可委托普通的石工镌刻，只能由我来

管依啥事体”。

“不搭界”，是上海人的口头禅，其深层次里掩藏着上海人的边界感，也就是这种边界感，保护了上海人的自在。过去住房条件差，但是螺蛳壳里能够做道场，就是上海人有边界意识，否则，七十二家房客共用一个灶披间，水费电费怎么可能不打混账。上海人为了照顾到个人的自在，有许多默契的忌讳，如不打听别人的隐私，不嚼舌头，不挑弄是非，不轻易向朋友借钞票等等。上海的家人们常常叮嘱自家小人，和你不搭界的事就是闲事，闲事就不要瞎管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所以不要随便议论东家长西家短，把别人当别人，把自己

当自己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减少了闲言碎语，就减轻了市井生活的压力。亲近是热络，但热络的边界是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，都有不被关注的自由。

上海人一般不在家里请人吃饭，也不会主动要求到别人家吃饭，这是对各方边界的尊重。上海人讲究亲兄弟明算账，朋友相约吃饭或者出游，最轻松的是“劈硬柴”，费用各自分担。做人不能不讲情义，也不能乱讲情义，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互不相欠能换来好心情，长友情。上海人不随便借钱给别人，尤其是朋友，一旦出借，心里就默认借了不还的结果，否则可能朋友也做不成了，所以上海人一般也不和朋友一起做生意，做得好没事，做不好就没有朋友了。同样道理，即使亲友间出钱资助也是“救急不救穷”，升米恩，斗米仇。边界看似冷漠，但守住了边界，才有轻松和各自的自在。既然有各色人等，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及其不同的待人处世的方式。海纳百川，大气谦和，上海的确具有包容和兼容的特质。在上海结婚不结婚，要小孩不要小孩，都没有舆论的压力，只要你觉得好就好，只要不侵犯到他人利益，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独一份的存在。新上海人谈体会说：在上海很自在，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

变得更具人性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处着眼，又从小处入手，时时刻刻，点点滴滴，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共同创建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。我去海边散步时，会遇见一些人，既不游泳，也不放风筝，而是背一个袋子，捡沙滩上别人遗弃的饮料瓶、塑料袋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些拾荒者，拣一些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他们还拣烟头和废纸等其他换不了钱的垃圾。在游泳池，我见到一些人，游一游，停下来，将漂浮在水面的残花败叶聚拢到手里，送到泳池外面。这些人并不是小区的保洁人员，也没有记者或熟人跟在身旁，他们只是一些常住此间的业主，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度假人士。他们默默做着这些对自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，不求表扬、不求回报。现代社会管这些人，通常叫公益人员或某某志愿者。我更愿意管他们叫好人，高素质的好人，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。

好山好水好人

刘 齐

退休之前，我们在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，建立了种种关系。退休之后，尤其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比如做了“候鸟”，从北方来到南方，来到海南，我和你，我和他，我和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，又有个如何建立新的关系的问题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首全国流行的歌曲《我热爱的故乡》里的那句“我的家乡并不美”，在歌坛刮起了一股西北风。一般情况下，人们都爱夸自己的家乡美，不美也要找几个美出来。这首歌了不起，敢讲真话，家乡不美就是不美，并不回避，而是勇敢承认，积极面对，决心“用真情和汗水，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”。

海南是个好地方。面对海南，面对候鸟们居住的这一片好山、好水、好地方，我们更应该不断提升自己，努力做一个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，争取让这里的天更蓝，水更清，湾更美。居住在这里的人，也更有内在素质和社会公德，因此

3292年春，殷夫也游荡在上海灰色的街头，但不是以挫败的资产阶级 dandy（花花公子）的身份，而是以革命行动者的角色为所有人的未来奔走。殷夫超越了苦闷，发现了能动性的可能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，曾觉得自己被困在杨浦区物美价廉的宿舍中，被困在四面围合的床帘与蚊帐里。在许多个比“凌晨一点钟”稍早的夜晚，我盯着眼前长方体形状的黑暗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自己被拘于死寂的盒子里，等待一个穿越的时机。

可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这个时机！世界的门扉一直大敞着，它的门前站着卡夫卡笔下的门警。他注视着在门前探头探脑的我说：“如果它那么吸引你，那就试试，不顾我的禁令，往里走好了。”可曾经的我那么胆怯，生怕行差踏错，守着自己小得可怜的领土，不敢向他者广袤的世界迈进一步。可难道我们能等来

了结这段因缘。于是，他回到衙署，脱掉冠服，连夜刻之。然而，如此珍贵的一方砚台，竟意外地殉于戊戌之难。想到此，梁启超不能不感到伤心不已，耿耿于怀。

这则诗话发表不久，梁启超接到黄遵宪发自广东梅州的一封信。信中，黄遵宪卖了个关子，他说：“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，令公伤心，令公下泪，然又能令公移情，令公怡悦，公释憾。此物非竹非木，非书非画，然而亦竹亦木，亦书亦画。于子鬼间抚之可以还魂，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，再历数十年，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，可以博千万

传说是这样的：1516年，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，颁布“纯啤酒令”——这是目前所知世界最古老

的食品法规——规定制造啤酒只准使用啤酒花、大麦芽、酵母和水这几种原料。事实上，这条法令早于1987年就被废止，许多德国酿酒师傅却依然谨遵古法酿制。德国啤酒产量并非世界第一，美国才是；德国人也不是世界上最爱喝啤酒的，捷克才是。然而，提到酿制啤酒，美国靠的几乎都是德裔移民；即将取美国而代之的中国，用的也全是德式酿造技巧。“青岛啤酒”之所以得享大名，自与德国酿制技巧脱离不了关系。由于酿制方式不同，啤酒又可粗分为几类：一种是颜色较浅的淡啤酒；另一种是所谓的黑啤酒；第三种是泡沫较多，并带有一点苦味，低温酿制后，还会放在地窖发酵，又被称为“窖藏啤酒”；另有一

存在，有松弛感。

自在不是自私，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意思就是做好自己，让别人成为别人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，只要不影响到公序良俗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好山好水好人

变得更具人性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处着眼，又从小处入手，时时刻刻，点点滴滴，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共同创建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。我去海边散步时，会遇见一些人，既不游泳，也不放风筝，而是背一个袋子，捡沙滩上别人遗弃的饮料瓶、塑料袋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些拾荒者，拣一些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他们还拣烟头和废纸等其他换不了钱的垃圾。在游泳池，我见到一些人，游一游，停下来，将漂浮在水面的残花败叶聚拢到手里，送到泳池外面。这些人并不是小区的保洁人员，也没有记者或熟人跟在身旁，他们只是一些常住此间的业主，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度假人士。他们默默做着这些对自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，不求表扬、不求回报。现代社会管这些人，通常叫公益人员或某某志愿者。我更愿意管他们叫好人，高素质的好人，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。

3292年春，殷夫也游荡在上海灰色的街头，但不是以挫败的资产阶级 dandy（花花公子）的身份，而是以革命行动者的角色为所有人的未来奔走。殷夫超越了苦闷，发现了能动性的可能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，曾觉得自己被困在杨浦区物美价廉的宿舍中，被困在四面围合的床帘与蚊帐里。在许多个比“凌晨一点钟”稍早的夜晚，我盯着眼前长方体形状的黑暗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自己被拘于死寂的盒子里，等待一个穿越的时机。

可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这个时机！世界的门扉一直大敞着，它的门前站着卡夫卡笔下的门警。他注视着在门前探头探脑的我说：“如果它那么吸引你，那就试试，不顾我的禁令，往里走好了。”可曾经的我那么胆怯，生怕行差踏错，守着自己小得可怜的领土，不敢向他者广袤的世界迈进一步。可难道我们能等来

了结这段因缘。于是，他回到衙署，脱掉冠服，连夜刻之。然而，如此珍贵的一方砚台，竟意外地殉于戊戌之难。想到此，梁启超不能不感到伤心不已，耿耿于怀。

这则诗话发表不久，梁启超接到黄遵宪发自广东梅州的一封信。信中，黄遵宪卖了个关子，他说：“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，令公伤心，令公下泪，然又能令公移情，令公怡悦，公释憾。此物非竹非木，非书非画，然而亦竹亦木，亦书亦画。于子鬼间抚之可以还魂，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，再历数十年，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，可以博千万

传说是这样的：1516年，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，颁布“纯啤酒令”——这是目前所知世界最古老

的食品法规——规定制造啤酒只准使用啤酒花、大麦芽、酵母和水这几种原料。事实上，这条法令早于1987年就被废止，许多德国酿酒师傅却依然谨遵古法酿制。德国啤酒产量并非世界第一，美国才是；德国人也不是世界上最爱喝啤酒的，捷克才是。然而，提到酿制啤酒，美国靠的几乎都是德裔移民；即将取美国而代之的中国，用的也全是德式酿造技巧。“青岛啤酒”之所以得享大名，自与德国酿制技巧脱离不了关系。由于酿制方式不同，啤酒又可粗分为几类：一种是颜色较浅的淡啤酒；另一种是所谓的黑啤酒；第三种是泡沫较多，并带有一点苦味，低温酿制后，还会放在地窖发酵，又被称为“窖藏啤酒”；另有一

存在，有松弛感。

自在不是自私，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意思就是做好自己，让别人成为别人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，只要不影响到公序良俗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好山好水好人

变得更具人性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处着眼，又从小处入手，时时刻刻，点点滴滴，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共同创建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。我去海边散步时，会遇见一些人，既不游泳，也不放风筝，而是背一个袋子，捡沙滩上别人遗弃的饮料瓶、塑料袋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些拾荒者，拣一些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他们还拣烟头和废纸等其他换不了钱的垃圾。在游泳池，我见到一些人，游一游，停下来，将漂浮在水面的残花败叶聚拢到手里，送到泳池外面。这些人并不是小区的保洁人员，也没有记者或熟人跟在身旁，他们只是一些常住此间的业主，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度假人士。他们默默做着这些对自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，不求表扬、不求回报。现代社会管这些人，通常叫公益人员或某某志愿者。我更愿意管他们叫好人，高素质的好人，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。

3292年春，殷夫也游荡在上海灰色的街头，但不是以挫败的资产阶级 dandy（花花公子）的身份，而是以革命行动者的角色为所有人的未来奔走。殷夫超越了苦闷，发现了能动性的可能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，曾觉得自己被困在杨浦区物美价廉的宿舍中，被困在四面围合的床帘与蚊帐里。在许多个比“凌晨一点钟”稍早的夜晚，我盯着眼前长方体形状的黑暗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自己被拘于死寂的盒子里，等待一个穿越的时机。

可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这个时机！世界的门扉一直大敞着，它的门前站着卡夫卡笔下的门警。他注视着在门前探头探脑的我说：“如果它那么吸引你，那就试试，不顾我的禁令，往里走好了。”可曾经的我那么胆怯，生怕行差踏错，守着自己小得可怜的领土，不敢向他者广袤的世界迈进一步。可难道我们能等来

最后时刻，他亦高吟着诗句向梁启超挥手告别，诗曰：“谬种千年兔园册，此中埋没几英豪。国方年少吾将老，青眼高歌望尔曹。”黄遵宪去世后，梁启超悲痛异常，他在《新民丛报》发表长篇纪念文章，并引李商隐《哭刘蕡》中的两句诗“平生风义兼师友，不敢同君哭寝门”，以表达他与黄遵宪的深厚情谊。

黄遵宪的加入，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砚台的身世，亦增添了一番雅趣。一方砚台将几位历史风云人物集合在一起，“会合之奇，遭遇之艰，乃古所未有”。梁启超激动之余，想借此事通过《新民丛报》向读者征诗，但时势多变，此事未能如梁启超所愿，此砚亦不知所终。

闲谈啤酒

傅月庵

1200家。光巴伐利亚地区便有800家，拥有500种品牌，其首府慕尼黑号称“世界啤酒之都”，每年秋天为期2周、已有180多年历史的“啤酒节”，估计可吸引多达600万名的观光客，平均吃掉20万条香肠、60万只烤鸡并喝掉足足150万加仑的啤酒。临时搭建的14座帐篷啤酒馆，规模庞大类如迷宫，观光客进入之时，人人一纸地图，以免走失；导游更是叮叮叮嘱咐：“尽量靠近厕所所在，免得缓不济急！”

喝酒几乎全是德国人每天“必修课”，巴伐利亚传统早餐甚至包括啤酒，身为东方人实在很难想象。“慢慢喝，一天一公升，健康似神仙”，这一巴伐利亚谚语，几乎传遍德国。

存在，有松弛感。

自在不是自私，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意思就是做好自己，让别人成为别人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，只要不影响到公序良俗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好山好水好人

变得更具人性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处着眼，又从小处入手，时时刻刻，点点滴滴，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共同创建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。我去海边散步时，会遇见一些人，既不游泳，也不放风筝，而是背一个袋子，捡沙滩上别人遗弃的饮料瓶、塑料袋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些拾荒者，拣一些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他们还拣烟头和废纸等其他换不了钱的垃圾。在游泳池，我见到一些人，游一游，停下来，将漂浮在水面的残花败叶聚拢到手里，送到泳池外面。这些人并不是小区的保洁人员，也没有记者或熟人跟在身旁，他们只是一些常住此间的业主，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度假人士。他们默默做着这些对自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，不求表扬、不求回报。现代社会管这些人，通常叫公益人员或某某志愿者。我更愿意管他们叫好人，高素质的好人，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。

3292年春，殷夫也游荡在上海灰色的街头，但不是以挫败的资产阶级 dandy（花花公子）的身份，而是以革命行动者的角色为所有人的未来奔走。殷夫超越了苦闷，发现了能动性的可能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，曾觉得自己被困在杨浦区物美价廉的宿舍中，被困在四面围合的床帘与蚊帐里。在许多个比“凌晨一点钟”稍早的夜晚，我盯着眼前长方体形状的黑暗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自己被拘于死寂的盒子里，等待一个穿越的时机。

最后时刻，他亦高吟着诗句向梁启超挥手告别，诗曰：“谬种千年兔园册，此中埋没几英豪。国方年少吾将老，青眼高歌望尔曹。”黄遵宪去世后，梁启超悲痛异常，他在《新民丛报》发表长篇纪念文章，并引李商隐《哭刘蕡》中的两句诗“平生风义兼师友，不敢同君哭寝门”，以表达他与黄遵宪的深厚情谊。

黄遵宪的加入，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砚台的身世，亦增添了一番雅趣。一方砚台将几位历史风云人物集合在一起，“会合之奇，遭遇之艰，乃古所未有”。梁启超激动之余，想借此事通过《新民丛报》向读者征诗，但时势多变，此事未能如梁启超所愿，此砚亦不知所终。

1200家。光巴伐利亚地区便有800家，拥有500种品牌，其首府慕尼黑号称“世界啤酒之都”，每年秋天为期2周、已有180多年历史的“啤酒节”，估计可吸引多达600万名的观光客，平均吃掉20万条香肠、60万只烤鸡并喝掉足足150万加仑的啤酒。临时搭建的14座帐篷啤酒馆，规模庞大类如迷宫，观光客进入之时，人人一纸地图，以免走失；导游更是叮叮叮嘱咐：“尽量靠近厕所所在，免得缓不济急！”

喝酒几乎全是德国人每天“必修课”，巴伐利亚传统早餐甚至包括啤酒，身为东方人实在很难想象。“慢慢喝，一天一公升，健康似神仙”，这一巴伐利亚谚语，几乎传遍德国。

存在，有松弛感。

自在不是自私，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意思就是做好自己，让别人成为别人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，只要不影响到公序良俗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好山好水好人

变得更具人性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从大处着眼，又从小处入手，时时刻刻，点点滴滴，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共同创建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。我去海边散步时，会遇见一些人，既不游泳，也不放风筝，而是背一个袋子，捡沙滩上别人遗弃的饮料瓶、塑料袋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些拾荒者，拣一些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他们还拣烟头和废纸等其他换不了钱的垃圾。在游泳池，我见到一些人，游一游，停下来，将漂浮在水面的残花败叶聚拢到手里，送到泳池外面。这些人并不是小区的保洁人员，也没有记者或熟人跟在身旁，他们只是一些常住此间的业主，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度假人士。他们默默做着这些对自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，不求表扬、不求回报。现代社会管这些人，通常叫公益人员或某某志愿者。我更愿意管他们叫好人，高素质的好人，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。

3292年春，殷夫也游荡在上海灰色的街头，但不是以挫败的资产阶级 dandy（花花公子）的身份，而是以革命行动者的角色为所有人的未来奔走。殷夫超越了苦闷，发现了能动性的可能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，曾觉得自己被困在杨浦区物美价廉的宿舍中，被困在四面围合的床帘与蚊帐里。在许多个比“凌晨一点钟”稍早的夜晚，我盯着眼前长方体形状的黑暗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自己被拘于死寂的盒子里，等待一个穿越的时机。

十日谈

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

听，青春在发声

责编：吴南瑶

踏上

场追逐“木刻”“诗歌”与“文学”精神印记的旅程。



午读

柏又萌